



我并不是一开始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的黑雾

[日] 松本清张 著
文洁若 译



我并不是一开始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的黑雾

[日] 松本清张 著

文洁若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5046

NIHON NO KUROI KIRI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60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 Japan 196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Yoichi MATSUMOT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的黑雾/(日)松本清张著;文洁若译.—2 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509-4

I . ①日… II . ①松… ②文…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264 号

责任编辑 陈 曼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422366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 295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196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09-4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文 洁 若

二〇〇九年是日本北九州市出身的作家松本清张百年诞辰。松本清张与英国的阿瑟·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均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鼻祖,推动推理小说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饮誉世界。清张先生用推理手法分析现实。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的矛盾,从而开辟了社会派推理小说这个新境地。他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读者认识社会本质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许觉民先生与冰心、巴金、严文井、马烽等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一个月。当时拜访了松本清张先生。清张先生签赠给许觉民社长一本《日本的黑雾》(昭和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新订八版):“松本清张谨呈 许觉民先生”,笔力不凡。许社长回京后,把此书交给我,嘱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它译成中文。一九六五年九月,《日本的黑雾》中译本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次翻译介绍松本清张的作品。然而,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松本先生直到一九八三年五月才访华。同年十二月,我在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夫人鹿取伸子女士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松本先生的大女儿淑子女士——渡边公使夫人。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笔耕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研究员，来到阔别半个世纪的东京（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在东京麻布小学读过两年书）。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东洋大学的图书馆里了，先后见到了井上靖、佐多稻子、远藤周作、曾野绫子、中野孝次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唯独松本清张。听说他同时在撰写好几部书，过于繁忙，我就没有直接写信或打电话给他，只通过文艺春秋社的藤井康荣女士向他致候。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回国的前五天，我和藤井女士一道去拜访这位被誉为“日本的巴尔扎克”的老作家。他的住宅坐落在杉并区高户东，环境幽静。两扇黄色木质大门紧闭着，门牌上只写着“松本”二字。大门两旁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红色的杜鹃花开得正旺。大门旁的便门是虚掩着的，我们走进院子，按了玄关（住宅的正门）的蜂音器。一位年轻女用人把我们迎入西式客厅。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室内沿墙陈设着唐三彩的马、秦俑和日本武士的盔甲，表明主人对历史文物的爱好。

藤井康荣是位娴静文雅的年轻女子，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一九五九年入文艺春秋社，当时任出版部副部长。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一直是松本作品的责任编辑。她和这位作家相知甚笃。松本忙时就说：“你不要亲自来取稿子了，派别人来吧。因为你来了，我就想说话，耽误了写作。”

我们品着绿茶，吃着女用人端来的羊羹。正说着话，客厅的门呀的一声被推开，曾在照片上见过的松本清张先生站在我们面前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几乎年年都是日本纳税最多的作家，穿着却极朴素，不修边幅，灰白头发蓬蓬松松，有一缕垂到脸上。

他首先对我在中国头一个介绍他的作品表示感谢。接着谈

到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间他的访华之行。他踏访了福州、西安、兰州，并在北京和我国文联主席周扬、作协副主席冯牧等交换了关于文艺的看法。

我把带来的三种版本的《日本的黑雾》送给了他。一九六五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印的那版包括五篇：《“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下山国铁总裁谋杀论》、《“松川事件”的实质》、《“白鸟事件”》、《“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又增补了《朝鲜战争谋略》，一九八〇年四月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我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还补译了一篇《“木星”号遇难记》。

我告诉松本先生，我和弟弟文学朴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把《日本的黑雾》的姊妹篇《深层海流》翻译出来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打算出版，他们希望作者为中译本写一篇序。松本先生欣然同意，立即令人取来纸笔，略一沉吟，一挥而就。笔迹苍劲，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之手。接着，他又叫人取来笔砚和两部《松本清张短篇小说选》，签名送给了我学朴。

我对松本先生说，今年是一辈子头一次离开家人，在国外过元旦，幸而从小石川图书馆借来了您的长篇小说《热绢》，聊以排遣思家之情。他听了，马上请藤井女士按铃，令人送来了《热绢》上下两部，又签名送给了我。我发现他有些喘，就想起藤井所说他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第二天还要到医院去检查目疾的话。我不忍心多坐，看看已勾留了四十五分钟，就起身告辞。松本先生说的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争取多做一些工作。”

松本清张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福冈县小仓市，一九九二年八月四日去世。一九二三年小学毕业后，在川北电机厂当勤杂工，以后又在一家小印刷店做工，同时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起学习写作。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他自学成才，一九四一年当上朝日新闻社广告部的专职顾问，生活遂安定下来。一九五〇年六月在《朝日周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西乡钞票》，从此登上了文坛。《某〈小仓日记〉传》荣获一九五二年度下半期的第二十八届芥川奖。

在日本，松本清张是一位多产的，也是影响较大的作家。《松木清张全集》分三期出版。第一期三十八卷（一九七一年）、第二期十八卷（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十卷，共六十六卷。

一九六三年八月，他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四期八年；一九七一年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长，二期四年。一九七七年自动辞职。

纵观松本清张的作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推理小说：这是日本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内容主要是以逻辑推理进行刑事侦查破案的故事。松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点和线》、《眼壁》、《零的焦点》、《黑地画》、《砂器》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侧重于追究犯罪的动机，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复杂因素。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较高，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推理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流派——社会派推理小说。

（一）推理小说在松本清张的作品中是读者最喜爱的一类，其中《零的焦点》问世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已印行五十六版。《点和线》于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刊载在

《旅》上，一九五八年出版了单行本，如今印数已突破一千万部。

(二)取材于过去传说故事的长篇小说：以《天保图录》(一九六三年)为代表。

(三)取材于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热绢》(一九八四年)为代表。

(四)历史小说：以谴责军国主义的《象征的设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为代表。“象征”指的是“天皇”，作者企图通过这个作品来探讨天皇制在明治时期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象征的设计》，松本与林房雄(曾参加日本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向拥护军国主义)之间展开过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林房雄在《朝日新闻》(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发表评论，攻击松本“对明治时代的人物缺乏起码的理解”。他认为明治时代，“不论官和民，立场虽各有不同，却都在进行着一场苦战恶斗”，并且诬蔑松本在《象征的设计》里所写的“不仅是‘脱离历史’，而是‘伪造历史’”。

同年六月十二日，松本清张在《朝日新闻》上撰文驳斥林房雄的“新皇国史观”。他写道：“问题正在于明治时代的‘官’和‘民’的立场不同，彼此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互相冲突。……明治时代就是这样蕴含着内部矛盾而‘蜕变为近代国家’的。重要的正是这个过程。”

这方面另外还有根据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生平而写的小说，以短篇小说集《日本艺谭》(一九五七年)为代表。

(五)揭露战后美日当局内幕的报告文学，以《日本的黑雾》(一九六〇年)为代表。这是松本清张最富有特征的作品。继《日本的黑雾》之后，他还写了《深层海流》(一九六一年)及《日本官僚论》(一九六三年)。由于这三部作品，他荣获一九六三

年度“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

《日本的黑雾》最初在《文艺春秋》(一九六〇年)上连载，以后分三卷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

写完这一系列作品后，作者在《朝日周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四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一文，后来即作为此书的代跋。

在这篇自白里，作者声明：“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的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只采用可靠的资料。”

由于作者正视现实，他才比较准确地找出了这些惨案的元凶——美国占领军和它在日本的特务组织。然而，本书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处。例如，《朝鲜战争谋略》中就写道：“中共司令官林彪在中部战线受伤，被护送到后方。”译者已加了注，以免以讹传讹：“按林彪并未参加抗美援朝。”

有人对《日本的黑雾》提出责难，说这种写法“既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和评论，而是一种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东西”。

松本在《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一文中答复时，追忆他写长篇小说《帝国银行之谜》时的心境。“我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国占领当局的某部有关联。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得水落石出的。”

《日本的黑雾》出版后，《读书之友》曾以两版篇幅刊载该报

编辑部主持的访问松本的座谈会记录，题目是《松本清张畅谈文学真实性》。编者在按语中说：“松本清张先生的《日本的黑雾》和《深层海流》现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松本先生在这些作品里所探讨的是美国统治日本的实际情况，从日本在美国直接占领下的时期写到《旧金山条约》后表面上成为独立国的时期。他在作品里运用了大量资料，因而富于真实性，如今已经形成了清张文学这样一个流派。本编辑部特请松本清张先生谈谈‘文学和真实性’。出席者除松本先生外，还有日本朝鲜研究所常务理事寺尾五郎先生，会议由日本共产党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丰田四郎先生主持。”

丰田说：“《日本的黑雾》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时期，《深层海流》所反映的是日美‘安全条约’时期。……在《日本的黑雾》所反映的时代里，美国占领军还明目张胆地占领着日本。日美缔结‘安全条约’后，根据种种条例，日本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仍受美国的统治。《深层海流》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这部作品生动地揭发了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垄断资本互相勾结的内幕。”

松本说：“我写完《日本的黑雾》之后，日本有些文艺评论家曾说：‘把那些事件都写成是出于美国的策略，不禁引起人的怀疑。’在这种意见中，以平林①的发言最有代表性。抱着这种疑问的人不大知道美国占领日本的时期，美国占领当局曾禁止日本报纸对美国和美国占领军提出任何批评。东京《朝日新闻》曾刊载过鸠山一郎的一篇对美国占领军略表不满的谈话，结果

① 指平林泰子（一九〇五至一九七二年），日本小说家。她曾在韩国的杂志《思想界》上撰文攻击松本清张。见松本清张年谱（一九六二年）。

被罚停刊三天。”接着松本又举例说，他所揭露的“木星”号飞机失事事件、美国军官“检查”日本银行的事件等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当时日本报纸根本没有报道这些事实，报纸上却总是歌颂美国在日本所实行的是民主主义政策，读者也就信以为真，因而不相信美国会干出《日本的黑雾》里所揭露的那些事。”

丰田问松本：“濑沼茂树在《文学界》五月号上发表的评论《文学和社会性》中说，‘松本的作品虽然具有社会性，却不是真正的文学’，你对这个意见有什么看法？”

松本回答说：“文学作品必须写人，所谓近代文学所写的都是人——说得极端一些，就是写个人的自我追求。但是这样一来，就写不成我所要写的东西了。我想在《日本的黑雾》里告诉读者一些事实，因此没有采取小说的形式；如果采取小说形式，就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虚构，哪些是事实了。……我认为文学的目的之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对象各有不同，有时是个人的矛盾，有时是社会的矛盾。比方说，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无产阶级文学跟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反抗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抗是文学的一个支柱。……文学是人民的朋友，同时又是人民的慰藉。它表达的是人民的不满和希望。”

最后，松本提到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写得深入浅出。这样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容易接受。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读书之友》刊载了河野公平的《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松本作品的魅力》一文，批驳濑沼茂树在《文学与社会性》中所持的荒谬论点。

濑沼写道：“作家必须关在与当前的社会相隔绝的密室里，从而锻炼并充实自己的内在生活，创造出独特的哲学。从内部来支持作品的社会性。”他接着指责松本的作品缺少这些因素。

河野驳斥他道：“松本清张怀着满腔愤怒揭发了侵蚀日本社会的污浊和腐败，揭发了美日反动派所搞的卑鄙阴谋和非法勾当，反人民的、灭绝人性的政治和官僚机构，遮住现代社会的黑雾等等，在作品中他对这一切提出了控诉。松本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人民大众深深的共鸣呢？因为他并不局限于当前文坛上所关心的问题，不采取一般文人所持的立场，他竭力满足广大人民对具有社会性的文学的要求。……松本认识到日本文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首先反映压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统治机构的真实情况。松本的作品的大众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并不是由于‘关在与当前的社会相隔绝的密室里’而获得的。相反地，他的作品的意义在于它具有人民所要求的，而当今的日本文学恰恰缺少的，可以说是‘文学的灵魂’的那种东西。”

《深层海流》最初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一九六二年出版单行本。这可以说是《日本的黑雾》的续篇。《日本的黑雾》一书的内容限于美军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在《深层海流》里，作者把焦点放在日美议和后的日本政界黑幕上，尤其着重写了接替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情报机构而设立的“内阁调查室”。在此作中，作者用一些假名影射以吉田茂为首的许多政客和财阀。作者环绕着情报机构揭露了美军非法处理贵金属的问题，尖锐地分析了日本政客、垄断资本和美国大使馆之间的勾结，笔锋比《日本的黑雾》更为犀利，更鲜明地站在广大日本人民的立场上，因而政治性也更强。

早在江户时代（一六〇三至一八六七年），通俗的大众文学就在日本风靡一时。井原西鹤（一六四二至一六九三年）就曾

仿效我国宋朝桂万荣的公案小说《棠阴比事》，写过一部《本朝櫻阴比事》（一六八九年），开了日本侦探小说之滥觞。他的“浮世草子”（社会小说）《家计贵在精心》（一六九二年）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年）的“草双纸”（通俗绘图小说）《浮世澡堂》（一八一二年）都是当时家喻户晓之作。

在明治（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大正（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时期，大众文学一度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文学。那时，日本正兴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占优势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纯文学。直到一九三五年直木奖（大众文学奖）创立后，通俗文学才在日本奠定了位置，从而得到了长足发展。于是，有写武侠的，有些历史的。更为风行的题材则是家庭伦理及凶杀侦探。其中，层次较高的属五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因为这种作品不但以情节取胜，并且能揭示剖析一些生活黑暗面，从而起到了改革现实的作用。松本清张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始人。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在《点和线》（一九五七年）、《零的焦点》（一九五九年）等作品中，运用推理手法，剖析日本现实社会的矛盾，从而开辟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道路，在日本大众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题材广泛，风格新颖，更是大胆地反映生活阴暗面，探索现代日本社会一些消极现象的症结所在。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庶民语言，以表达人物的特征。他运用纯文学的创作方法，着重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把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地位。战后，由于松本清张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写出了引人入胜的大众文学作品，日本文艺评论家、大众文学研究会会长尾崎秀树认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相互靠拢，两者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大众文学作家松本清

张和宫尾登美子的作品具有较高艺术性。现在，我们应当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划个等号。”^①

在不少作品中，松本清张提出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他写了一些畸形人物，反映出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种种灭绝人性的现象：诸如谋财杀害亲夫以便嫁给情人的荡妇（《奔跑的男人》），为了贪图巨额保险金而处心积虑杀掉妻子的汽车推销员（《离家后发生的案件》），经过周密计划把放高利贷者暗杀后，成功地逃脱了罪责的面馆老板（《奇妙的被告》），生怕女管理员揭露自己搞同性恋的隐私，从而杀人灭口的女招待（《指头》）；还有女儿弑母案，因为那个做母亲的不但害死了患病的丈夫，还和女婿勾搭上了（《新开地的案件》）。这些作品，气氛阴森，情节紧张，并充满悬念。作者把犯罪动机与环境的影响结合起来，写出利欲熏心或精神上的空虚所造成的后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至一九三三年）等作家创作了思想性较高、广大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日本文学评论家平野谦（一九〇七至一九七八年）认为：“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理念在战后的体现。”^②另一位文学评论家伊藤整（一九〇五至一九六九年）也认为，松本清张“成功地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昭和初期以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使命”。^③

^① 见《日本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尾崎秀树、李德纯对谈：《关于日本大众文学》。——译者注。

^② 见小田切进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译者注。

^③ 伊藤整：《纯文学能存在下去吗？》，《群像》，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译者注。

松本清张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驾鹤西去。六年后，在他的故乡小仓建立了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馆长为藤井康荣女士。到二〇一一年一月为止，前来参观访问者已突破一百零六万人。十三年来，纪念馆举办了研究会、讲演会等形形色色的活动，笔者也在该馆的年刊《松本清张研究》（第十二号，二〇一一年三月）上发表了《追忆松本清张先生》一文。二〇一二年八月四日是松本清张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将用经过重新修订的《日本的黑雾》和《深层海流》中译本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日子。

二〇一一年十月四日

目 录

序——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文洁若	1
“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1
下山国铁总裁谋杀论		43
“松川事件”的实质		121
“白鸟事件”		176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		233
朝鲜战争谋略		280
“木星”号遇难记		324
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代跋		344
松本清张年谱		353

“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根据最高裁判所审理的结果，平泽贞通已被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罪犯。事到如今，无论根据任何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了。换句话说，只要法务大臣一按印，他随时都可以上绞刑架。（辩护人方面虽然提出了重审的请求，但那并不一定能制止处决的执行。）

“帝国银行事件”就这样定了案。由于把平泽贞通判为凶犯，本世纪这一残暴事件就告结束了。

最高裁判所宣判之后，辩护人还曾做过一些努力，几次要求重审，都被裁判所驳回。到如今，怎样也无法证明平泽贞通不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罪犯了。

去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小说帝国银行事件》。我一向对平泽贞通是凶犯这个论断多少抱有怀疑，在小说中，我就以那些疑问为主题，尽量根据事实来叙述。最初我本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疑问，所以采取了小说的体裁——然而内容必须尽可能以事实为依据。在那篇小说里，我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而以本案的检察官的调查书、起诉书、辩护要旨和判